



中国古典气质的十一个样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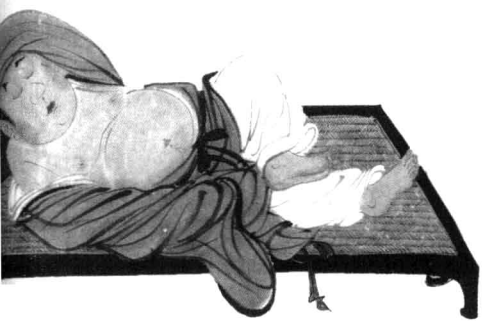
于左 / 著

洞强



花文艺出版社

HUA LITERATURE AND
T PUBLISHING HOUSE



中国古典气质的十一个样本
于左 / 著

洞强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闷骚：中国古典气质的十一个样本 / 于左著. —
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2.1
ISBN 978-7-5306-5964-2

I. ①闷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国—
古代 IV. ①K220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1648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16.00元

序

“维基百科”上对“闷骚”一词的解释是：

“闷骚”是英语“Man Show”的音译，最早见于中国港台地区。现逐步成为年轻族群的流行词。

闷骚一般是指外表冷静、沉默而实际富有思想和内涵的人。此类人群不轻易表达和外露个人喜怒哀乐和情感变化，但是在特定的场合或环境中，往往会表现得出人意料。这种表现有一定“show”的成分，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个人真实的内心活动。

“Man Show”如何演变为“闷骚”，应该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过程。1999年，美国有一档诙谐电视节目开播，名为“The Man Show”。而我们注意到“闷骚”这个新鲜词，最

早是在互联网上,1999年正是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并快速普及的时间,二者之间应该存在关联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五版,2005年)中找不到“闷骚”一词,但是单独的“闷”与“骚”的字义,对整个词组的含义已经标示得相当清楚。

词典中的“闷”有两个读音,一是阴平,一是去声。读阴平时,大多作为动词使用,分别有下列几个意思:

A:使不透气:茶刚泡上,闷一会儿再喝。

B:不吭声,不声张:闷声不响。

C:在屋里待着,不到外面去:他整天闷在家里看书。

读去声时主要用作形容词,有两个意思:

A:心情不舒畅;心烦:心里闷得慌。

B:密闭;不透气:闷葫芦。

从字义来看,闷骚中的“闷”,应该读为阴平,但似乎大家更倾向于读为去声。

“骚”字的含义也比较复杂:

A:特指屈原的《离骚》:骚体。

B:泛指诗文:骚人。

作为形容词时:

C:指举止轻佻,作风下流:风骚,骚货。

D:同“臊”,像尿或狐狸的气味:骚气,腥骚。

具体应用当中,“骚”字A、B两种字义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,看到这个字,人们更多地想到风流放荡,或者想到某种引人不快的气味。

一个新鲜词语的涵义是由使用者赋予的,用的人越来越

多，词语的内涵渐渐固定，形成一个规范，后来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。眼下，“闷骚”的词义还在形成当中，但敏捷的先行者已经注意到它。最新版本的一种五笔输入法中，已经把“闷骚”作为固定的词组，与闷雷、闷酒、闷气、闷热排在一起，而且位于最前列。不必问，这款软件针对的是年轻的用户。

据此看来，与其说“闷骚”是外来词，不如说它是汉语灵活构词的另一个有力例证。相信汉语词典很快会把这个词收录进去。

不说，或者不直截了当地说，就是“闷”。闷是低调，是内敛，是自我克制，是不形于色。风骚是生命力的自然流露，但许多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块轻纱，需要把它藏在平静的外貌之下。

如果离开了“骚”，闷的下面空空无物，闷就成了迟钝和麻木，全无趣味。所以，闷要有内涵，如此才会有闷的张力，哪一天需要“骚”，需要“秀”的时候，才会有爆发力和感动力，不会被看成装腔作势，或者没有底气的嚣张。

中国人的古典气质一直在变化，宋代以后，内敛、低调、含蓄、自我克制等特征渐趋明显。赞扬者认为值得嘉许，贬损者认为保守、消极，见仁见智。这些品质，就像李商隐的“客散酒醒深夜后，更持红烛赏残花”一样，都可以归入到闷骚的语义范畴当中。我们不妨把这些老品质与“闷骚”这个新词联结起来，来定义它的内涵，丰富它的词义。

闷骚，可以是一个画面，一个句子，一个姿态，一个眼神。它比优美多了一层暧昧，比俊朗多了几分含蓄。它是白

发诗人鬓间插戴的鲜花，是妙龄女子头上盘紧的螺髻，是缠到畸形的纤足，是笔笔勾画的黛眉，是隐藏在庄整外衣下面的艳丽抹胸，是画舫上垂挂的帘帷，是洁癖者的坚持、嗜香者的沉迷，是柔弱书生的白日梦想，是孤傲女子的清高姿态，是笑靥如花的男伶的一个妩媚眼神，是沉溺戏剧的女伶的浅吟悲歌……

世界狭小拥塞，喧嚣纷杂，难有一块清静之地；世界浩荡无边，空寂无人，没有一块磐石可以依傍。也因此，置身其中的我们需要闷骚，我们也一直都是闷骚的。

目 录

- 1 / 序
- 1 / 霸王别姬
- 20 / 女戏
- 39 / “红楼”宅女与“聊斋”宅男
- 58 / 宋代桃色事件
- 77 / 璇玑图
- 94 / 画舫
- 114 / 缠一对儿三寸金莲
- 136 / 抹胸、发髻与蛾眉
- 159 / 簪花风度
- 179 / 香风细细
- 200 / 坚决的洁癖

霸王别姬

当徐汧赴水求死之前，向北叩拜的时候，当王紫稼在阊门立枷的时候，当陆无双在刑场上抱着广兴的尸首痛哭，路三宝手捧立山的头颅为他吮净脸上斑斑血迹的时候，这些戏剧的痴迷者必定感觉到心中的悲伤似曾相识——相似的悲情，他们在先前的戏剧中必定遇到过，演绎过，也曾经为之动情落泪，唯一的差别在于，这一次，一切都是真的。

——题记

壹

张岱在他的《陶庵梦忆》一书中提到一个祁止祥，酷爱书画、蹴鞠等，有梨园癖，身边养着一个小童，名叫阿宝。张岱如此形容阿宝的姿态容貌：“妖冶如蕊女，而娇痴无赖，故作涩勒，不肯着人。如食橄榄，咽涩无味，而韵在回甘；如吃烟酒，鲠诘无奈，而软同沾醉。初如可厌，

而过即思之。”

祁止祥在戏曲上是一个行家，亲自教授阿宝唱戏，“咬钉嚼铁，一字百磨，口口亲授”，阿宝唱得很不错。明末战乱，祁止祥四处奔波，家小可以不顾，性命可以丢掉，阿宝却始终带在身边，不肯舍手。危难时刻，阿宝也曾经卖唱，救济祁止祥的生活。

阿宝之于祁止祥，只是一个变童，不以唱戏为生，教戏与学唱，只是他们自己的娱乐。不过，从张岱的描述来看，阿宝的素质，原本可以成就一个出色的花旦。

清人王之春的《椒生随笔》中有“脚色”一条，对中国戏剧中的生、旦、净、丑、末等角色的名称有细致说明，比如其中如此解释“生”角和“旦”角：

“生”者，言此戏文由此人生起也。“旦”者，晓色未分之时，以男装女，暗昧难分也。

由此看来，传统戏剧当中，所有角色一直由男子扮演，包括其中的旦角。而且，要想成就一个好角色，绝非易事，其间充满艰辛。

学戏之人大多出身贫寒，通常以苏、杭、皖、鄂人最多，七八岁便被伶人收买，价钱十分低廉。交易之时，为了避免可能的纠纷，买者都会与孩童的父母签订一份契约，约定十年以内，父母不许过问孩子的生死存亡。

被伶人收买的童子，先要在严格的监督下学语、学视、学步，并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调理他们的身体：“晨兴，以淡肉汁盥面，饮以蛋清汤，肴饌亦极酸粹，夜则敷药遍体，惟留手足不涂，云泄火毒。”

如此调理之后，童子们身体上的男性特征逐渐被淡化，转而变得眉目美好，皮色洁白，“婉娈如好女，回眸一顾，百媚横生”。

姿色之外自然还要学戏，经过几年的精心调教，方才成为引人注目的好角色。清代时，北京人把这一类年轻的伶人称为“像姑”：

都人称雏伶为“像姑”，实即“相公”二字，或以其同于仕宦之称谓，故以“像姑”二字别之，望文知义，亦颇近理，而实非本字本音也。朝士之雅重像姑者，殆以涉迹花丛，大千例禁，无可遣兴，乃召像姑入席，为文酒之欢。

像姑成为显贵们遣兴、冶游的好伴侣，所以，清朝道光年间以前，京城中很少有娼妓，像姑则是大行其道。到了咸丰年间，风气为之一变，妓风大炽。但对于朝廷官员们来说，轻易还是不敢与妓女有染，晚清的何刚德在他的《春明梦录》中，对狎妓与狎优的分别有过说明：对京中官员而言，潜在的规则是狎优可以通融，狎妓则为人不齿。如此，许多官贵都倾情于优伶，而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优伶通常也不会让人失望：



清代绘本《庆赏升平》之
《普天乐》中的丫环

优以唱戏为生，唱青衣花旦者，貌美如好女，人以“像姑”名之，谐音遂呼为“相公”。其出色时，多在二十岁以下。其应召也，便衣穿小靴，唱曲侑酒。其家名为“下处”。下处者，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为“下处”，故借以名之也。

像姑的风雅俊美、像姑带给人的

观赏性与趣味性，远远超过娼妓的妖冶艳丽，因为像姑们大多兼习技艺，“或工画，或知书，或谈时事，或熟掌故，各有一长，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，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”。

张岱所处的明末清初，一个很有名气的相公，就是吴伶王稼。王稼字紫稼，一作子玠，又作子嘉。明末清初的江左三大家，即钱谦益、吴伟业和龚鼎孳都很赏识王稼，说明他的戏演唱得确实是好。

王稼的相貌亦是一流，生得“风流儇巧”，吴伟业在他为王稼写的《王郎曲》序中如此介绍：

王郎名稼，字紫稼，于勿斋徐先生二株园中见之，髻而髻，明慧善歌。今秋遇于京师，相去已十六七载，风流儇巧，犹承平时故习，酒酣一出其伎，坐上为之倾靡。

这里所说的徐先生勿斋，即徐汧，字九一，号勿斋，明末崇祯年间的进士，复社成员。《南疆绎史》中称徐汧“雅好交游，畜声妓”，是一个很会享受富贵生活的人。王稼应该就是徐汧蓄养的声妓之一，吴伟业等人最早便是在徐汧那里见识王稼的。

据说，当初听到北京陷落的消息，徐汧一恸几绝。痛定之后，他把身边的妓优全部遣散，独居一室。后来徐汧出面辅佐南明的福王，出任少詹事。苏州失守之后，徐汧自缢求死，被人救下，但殉国之志已决，他曾对人明确地说：“留此不屈膝、不薙头之身，以见先人于地下。”随后，整肃衣冠，北向稽首，在虎丘跳入新塘桥下。

改朝换代，对一个伶人的影响要比徐汧、吴伟业等名士小得多。说起来，伶人感受到的变化，不过是换了一个舞台，换了一批主顾。所以，王稼离开徐汧之后，日子似乎比从前更风光一些，《研堂见闻杂记》中说他：

优人王子玠，善为新声，人皆爱之，其始不过供宴剧，而后其则诸豪胥奸吏，席间非子玠不欢。缙绅贵人，皆倒屣迎，出入必肩舆。

此时的王稼已经从徐汧的王稼变成大家的王稼，每天乘着轿子出入权贵之门。他表演的角色当中，最为人称道的是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。但王稼对伶人的生活并不满足，以后他不再演戏，靠着以前积累的人脉，行走在富豪大吏之间，“夤缘关说，刺人机事”，成为社会的名流。

三十岁这一年，王稼跟随龚鼎孳前往北京，临行前到常熟与钱谦益道别，钱谦益赠诗十四首，依依难舍，情意殷殷，其中有：

春风作态楝花飞，清醪盈觞照别衣。

我欲覆巾施梵咒，要他才去便思归。

又有一首：

左右风怀老旋轻，捉花留絮漫多情。

白头歌叟今禅老，弥佛灯前诅汝行。

分别之后，钱谦益“不悻者累日”，感觉非常失落，足见王稼的迷人之处。到了北京，王稼交际通畅，颇受欢迎，吴伟业的《王郎曲》就是写在这个时期。在诗中，吴伟业回忆当年初次见到年少的王紫稼，年少髻秀，白皙颀长，舞步柔软如绵，姿态婉转如珠，歌喉轻曼如莺，实在是美妙到了极点：

王郎十五吴趋坊，覆额青丝白暂长。
孝穆园亭常置酒，风流前辈醉人狂。
同伴李生柘枝鼓，结束新翻善财舞。
锁骨观音变现身，反腰贴地莲花吐。
莲花婀娜不禁风，一斛珠倾宛转中。
此际可怜明月夜，此时脆管出帘栊。
王郎水调歌缓缓，新莺嘹啁花枝暖。
惯抛斜袖解长肩，眼看欲化愁应懒。
摧藏掩抑未分明，拍数移来发曼声。
最是转喉偷入破，殢人断肠脸波横。

时过多年，朝代更替，吴伟业再见到的王郎面貌还是那么姣好迷人，唱腔依然令人沉醉：“谁知颜色更美好，瞳神翦水清如玉。五陵侠少豪华子，甘心欲为王郎死……坐中莫禁狂呼客，王郎一声声顿息。移床欹坐看王郎，都似与郎不相识。”

三年以后，王稼离开北京南归，龚鼎孳依依不舍，写长诗相赠。王稼这一次从京城回来，行事更加高调，更加张扬，开始“污良家妇女”、“受馈遗”，人们再提起王紫稼，无不咂舌。他的风光便到此为止。当时李森先到江苏巡按，王稼倒霉，被李森先抓了典型，打了几十棍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然后在阊门戴枷，三日而死。

貳

人间真色，存在于优伶之间，这种审美趣味今天看来虽然怪异，在明、清两代却是许多人的信念。

清代文人陈森的小说《品花宝鉴》中，金陵学子田春航进京赶考，放纵狎游，与联锦班的名伶苏惠芳相知相爱。苏惠芳独具慧眼，十分赏识田春航的才学，平日交往当中非但不取他分文，还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倾力资助，连田春航及第之后的赏钱都是苏惠芳出的，以后田春航在殿试中高中状元。

与书中诸多的肮脏齷齪相比，田春航和苏惠芳之间的情谊纯净而高尚。田春航与他的好朋友高品之间曾有一段对话，议论闹小旦、闹相公之事，其间田春航还提到了男色的种种好处，他说：

造物既费大气力生了这些相公，是造物于相公不为不厚。造物尚于相公不辞劳苦，一一布置，如此面貌，如此眉目，如此肌肤身体，如此巧笑工颦，娇柔宛转……譬如时花美女，皎月纤云，奇书名画，一切极美的玩好，是无人不好的，往往不能聚在一处，得了一样已足快心。只有相公如时花，却非草木；如美玉，不假铅华；如皎月纤云，却又可接而可玩；如奇书名画，却又能语而能言；如极精极美的玩好，却又有千娇百媚的变态出来。

田春航由此得出自己的一番高论：“纵横十万里，上下五千年，哪有比相公好的东西？”又说：“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则以为常，好男色则以为异。究竟色就是了，又何必分出男女来？好女而不好男，终是好淫，而非好色。彼既好淫，便不论色。若既重色，自不敢淫。”

《清代野记》中称，《品花宝鉴》一书成于清代道光中叶，书中提到的伶人大多确有其人，连名字都不曾改变。书中那些眷恋伶人的名公也大多暗有所指，田春航其实就是毕沅，而田春航与苏惠芳之间的深厚情谊，正和毕沅与京中伶人李桂官的关系相映射。

毕沅号秋帆，“毕秋帆”与“田春航”在字面上彼此关联，一望而

知，二人的性情、履历也非常相像。乾隆十八年，毕沅中举，授职内阁中书、军机处章京。在京城当中，这种官职算不上显达。其间，毕沅曾经与宝和班的李桂官狎昵，李桂官色艺一般，识人的眼力却是不俗，当毕沅读书时，李桂官在经济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。

乾隆二十五年，毕沅高中状元，李桂官也因此被称为“状元夫人”。以后，毕沅担任过陕西巡抚、河南巡抚、湖广总督等要职。嘉庆初，毕沅病死，死后追论数罪，籍没家财。

《清史稿》中称毕沅“爱才下士”，却“易为属吏所蔽，功名遂不终”，个人趣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，不容忽视。

毕沅做官时，很会享受生活，府中养着一个戏班子，闲下来便看戏消遣，戏班中当然有不少像李桂官一样的人物。对此，毕沅曾经引用子夏的话说：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又题字道：

自有文章留正气，何曾声妓累忠忱。



清代绘本《庆赏升平》之
《普天乐》中的人物

很有些为自己辩白的意味。尽管养戏班子、闹相公没有妨碍毕沅的正事，却把他的府上弄得乌烟瘴气。后来毕沅恨得直要“打兔子”，想必也与戏班子有些关系。

在当时，毕沅的断袖之癖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也因此，毕沅幕中的宾客如果有同样的爱好，大多毫不掩饰。《履园丛话》的作者钱泳曾经在毕沅的门下做过宾客，如此形容毕沅府的热闹：“入其室者，美丽盈前，笙歌

既叶，欢情亦畅。”

宾客们恋爱的对象，大概许多就出自毕沅的戏班子或者府中的僮仆，当然他们很知趣，会小心避开毕沅所爱的人物。频密的往来之间，自然难免齟齬，难免争风吃醋，平日里吵闹、哭骂的事肯定少不了。如此的场面确实有些不堪入目，毕沅自己也看不下去，于是有了“打兔子”的趣事：

一日先生忽语云：“快传中军参将，要鸟枪兵、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伺候。”或问何为，曰：“将署中所有兔子，俱打出去。”满座有笑者，有不敢笑者。

后来毕沅任职河南，宾客们旧习不改，府里闹得不可开交，毕沅非常生气，又一次嚷着要打兔子，钱泳拦住他，正色说：“不可打也。”

毕沅问为什么不能打，钱泳说：“此处本是梁孝王兔园。”

毕沅大笑，他是豪侠之人，看宾客们闹得太不像话，才会喊着要打兔子，要他动真格的，只怕他对“兔子”们下不去狠手。

丹徒太守王梦楼身边养有五个家伎，十二三岁，一个个垂髻纤足，善于歌舞，王梦楼给五个人起名字，分别叫做素云、宝云、轻云、绿云和鲜云。

几年以后，五个人渐渐长大成人，王梦楼把其中的轻云、绿云、鲜云三个嫁了出去，剩下素云和宝云两个，作为礼物送给毕沅。毕沅仔细打量二云，才发现他们其实是男儿之身。毕沅大笑，为素云和宝云剃头放足，做了府中的僮仆。看起来，王梦楼是要投毕沅之所好，只是他给素云和宝云梳发缠足，当成女孩子一样来养，有些怪异。

有清一代，高官显贵当中，与毕沅趣味相同者大有人在，但一些人